



□ 12
1326
25



漢書

下

1326
25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二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孟子天版

孟子集註

莊暴見孟平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
曰好樂何如孟平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暴見於之

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字去聲下同好去聲篇內並同

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去聲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東陽許氏曰在語暴以好樂蓋論及所好之俗樂暴未有

以對蓋莊暴亦知俗樂之不足好欲諫而未得其辭故以告孟子○王變色是愧前與暴論者不可聞於孟子故直言之

曰王之好樂其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

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曰不若與眾聞與之與平聲樂樂

洛

獨樂音洛下同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眾亦人之常情也

臣請為王言樂為去聲

此以下皆車之言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音管籥之音舉疾首蹙

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

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

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

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

不與民同樂也蹙子六反頰音過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

鍾鼓管籥皆樂器也新安陳氏曰管笙也籥皆也舉皆也疾

首頭痛也蹙聚也頰額也人憂戚則蹙其額極窮也羽

旄旌屬趙氏曰春秋傳范宣子假羽旄於齊晉人假羽旄於鄭註析羽為旄王者游車所達也按周禮

司常凡旗之數有全羽析羽釋云全羽析羽直有羽而無帛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

身而不恤其民使之窮困也

新安陳氏曰因好樂而及田獵以王亦好田獵故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

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

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

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

無他與民同樂也

病與之與平聲同樂之樂音洛

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行政使民各得其所也

雙峯饒氏曰庶幾無疾病民唯恐君不安樂有愛之欲其生之意若時日害喪則惡之欲其死矣田獵雖非樂

推類而言之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

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

南面之樂音洛下同樂同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

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

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

今之異耳南軒張氏曰與民同樂者固樂之本也好世俗之樂者私欲也與民同樂者公理也孟子

不逮誠其所好而獨擴之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

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為

主使人聞鍾鼓管絃之音而疾首蹙頰則雖奏以咸莫

聞也

前漢書注曰
即古曰勺讀曰
酌之取也夏大
也二帝謂堯
舜也韶之言
紹故曰繼堯
也章明也
六莖反根莖
也注曰沃及下
也咸皆也池
言其包容浸
潤也故曰備矣

韶灌反故無補於治也前漢禮樂志昔黃帝作咸池
作大章讀作酌以上並樂名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武周公
以功定天下也漢言救民也夏大承二帝也招繼堯也
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朱子曰孟子開導
猶古之樂至於言百姓聞樂音欣然有喜色處則關
門得甚密如好色好貨亦此類也慶源輔氏曰范氏
辨孔子孟子之說可謂平正明白無餘蘊矣而揚氏論
樂以和為主及與民同樂為樂之本又足以范氏之
說○新安陳氏曰不郵民而自好世俗之樂以縱其荒
樂人欲之縱肆也因賢者之問而自慚所好之不正天
理之萌動也齊王慚之孟子不詆而開導之戒其縱獨
樂之私而勉其克同樂之公過人欲而擴天理也王道
在過人欲擴天理而已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

有之囿音又傳

囿者蕃音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反逆

以講武事左傳隱公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戒僖伯

兵也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

物者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軌

物不軌不物言之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

物不軌不物言之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

欲馳騫務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反待洛閒曠之地以為

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

與音余○南軒張氏曰意齊王欲廣其囿諛安之徒必

以所及民得往知其然也傳謂古書慶源輔氏曰孟子時

所謂於傳有之亦言據古書有此說耳然未必其然否也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園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園方七十里為苑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亦宜乎芻音初 蕘音饒

芻草也蕘新也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園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亦宜乎阱反

禮入國而問禁禮記曲禮入境而問禁入國而問諱國外百里為郊郊外有闔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新安陳氏曰前

篇罔民與此為阱皆是借網取禽併取獸以諷切時君之禽獸其民苑圍一也言其牛民者人欲之私與民同利者天理之公無非欲過人欲擴天理而已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

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獯音重鬻音育句音鈞

仁人之心寬洪惻怛當萬反○慶源輔氏曰寬洪而無仁者之量惻怛仁者之意而無較計大小彊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

之心自不能已程子曰凡人有計較者皆私意也仁者欲人之善而矜人之惡不計較小大彊弱而事之故能保天下犯而不較亦樂天順理者也○新安陳氏曰惟仁者能忘己之大而事鄰國之小實事之耳若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太國雖見侵陵而吾

小雅米薇詩序文王之
時西有此夷之患亦有
穰祝之難莫去昆
夷西戎也

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新安陳氏曰惟智者為能安
云智者不特是見得利害明道理自合德地湯事見反下
地小之事大弱之事強皆是道理合德地湯事見反下
同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文王事見後章所謂狄人即

獯鬻也詩綿八章獯鬻不殄厥愾亦不隕厥問祚子洛反
夷雖不能對反矣維其喙吁貴反矣駮突也喙息也言木
聖賢不能必人之不怒已但不廢其自脩之實耳然木
主始至此嶼下之時林木深阻人物鮮少至於其後生
齒漸繁歸附日衆則木拔道通昆夷畏之而奔突窟伏
維其冢息而已言德盛而昆夷白服也蓋乙為文王之
時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國語具語史記越王句
矣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
羊姓與兵伐吳吳王夫差姓聞之怒發精兵擊越敗
之夫音扶嶽今大湖中椒山是也越王乃以餘兵五千
人保棲於會古外反稽山名在山陰南七里吳王追而
圍之越王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成者平也求平於吳

也請行頌首曰君王亡臣句踐使臣種敢告下執事也
越請為臣妻為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
越賜死種止句踐曰夫吳木牛車種貪可詩以利請行
行言之於是句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以獻吳木
牛車種受之見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
種其寶器五千八百其寶器不幸不赦句踐將盡殺其妻子
服為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卒赦種罷兵歸○朱字
曰仁者自然合理智者知理之當然而欲以循之其大
緊是如此若細分之則太王句踐意思自不同也○潛
室陳氏曰仁者無計較之私忘其孰大而孰小智者有
度量之明自知小不能敵大○雲峯胡氏曰本文大事
小事大集註則曰大字小小事大一字字尤見仁人
之心然大之字小猶未足以見其仁必小國雖或不恭
而字之之心自不能已乃見大者之仁小之事大猶未
足以見其智必大國雖見侵陵而事之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與天者也樂天者保

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樂音

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

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徧覆反敢

無不周徧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

國之規模也問樂天畏天不同以仁者而居小國固不

能為仁者之舉尚者智者分別曲直未必能容忍而不

與之較如仁者之為也朱子曰得之仁者與天為一

智者聽天所命與天為一者嘉人之善矜人之惡無所

擇於利害故能以大事小聽天所命者循理而行順時

而動不敢用其私心故能以小事大何故東曰仁者

以天下為度一視而同仁惟欲人各得其所以復計彼

無道湯武之勢故以大事小而不以為難如葛與昆夷之

後不得已而征伐之仁之至也智者達於事變而於人然

之當然故以小事大而不致忽然而必自強於政治期

孝經諸侯章制節謹度備而弗溢

於有以自立如種鬻與異之方強木王句踐外卑躬而
事之內則治其國家和其民人終焉或與王業或刷其
恥而縱亂也大王句踐惟敵之畏而終不能自強是無
恥而苟安也又何取於仁智哉慶源輔氏曰天者理
而已矣即程子所謂夫天尊言之即道也以道理言則
大者自當字小此天之所以覆地也小者自當事大此
坤之所以承乾也又曰保天下保其國言仁智者之氣
象規模有此效也非謂仁者智者之心欲其如此也
雲峯胡氏曰字之非謂仁者智者之心欲其如此也
之禮尤不敢廢即是不敢違理包舍徧覆無不周徧即
其字之其心而其氣象愈充拓愈恢宏制節謹度不敢
縱逸即其事之禮而其規模愈收
斂愈嚴謹集註措辭之精微如此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新安陳氏曰引詩不及樂天者

畏天而保其國之事也雙峯饒氏曰天

理當然違之則有禍此便是天威了

詩皇矣篇之注
曰賦也帝謂文
王設為天命
文王之詞如下
所言無然猶
言不可如此也
畔離畔也援
攀援也言舍
此而取彼也款
欲之動也羨
愛慕也言舞
情以物也
岸道之極至處
也蓋台須氏也
姑姓之國在今
寧州既國名
在今涇州祖往也共既國之地名今涇州之共地是也其後周師也按過也祖後密師之往共音也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恤小也新安陳氏曰犬之事小善待之而已非小

事之也集註於大事小必曰字小又曰恤小而於事大不易事字蓋欲發明孟子意不可不畧易此字也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

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

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趙氏

義理所發之勇如溝澮之水暴集隨風吹謂之小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

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篇赫赫怒貌爰於也旅眾也遏誦作接

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旅謂密人侵阮徂共音之眾

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詩皇

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詎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

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安音遏徂莒

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密須氏姑姓之國在今寧州

阮國名在今涇州共阮國之地名今涇州并也此

言文王征伐之始也無所畔援故安大

能先造道之極因密人不恭是以如此此文王之大勇

也新安陳氏曰怒者勇之發也因王赫斯怒一怒字發

出一怒安民之說蓋自赫怒舉兵以對于天下而生

出此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

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身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

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衡與
橫同

書周書秦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雙峯餅氏曰書言寵

綏四方指君而言孟子言寵之四方指天而言書之有罪無罪指紂而言孟子之有罪無罪指諸侯而言書之越厥志指君而言孟子之越厥志指民而言二者大段不同想古今之書與今多不同多是入記得人家不常有此

本今且依此解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有罪

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

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

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慶源輔氏曰龍異謂

也宜聰明是以天德寵異之也作元后是以天位寵異之也心志謂天下之心志也人之作亂皆過越其心志之故耳若守其心志無所過越則何至有作亂之事乎此武王以天下之重自任也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王若能如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

而極已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

君能懲小忿則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

除暴救民以安天下慶源輔氏曰君人者必能懲小忿

為然後可以有為也○新安陳氏曰章旨能懲小忿四字實自寡人好勇一句發出齊王所好之勇小忿也五

于所言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

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埋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

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龜山楊氏曰人

而齊王以是為有疾故孟子告以文武之事使廓而大

之則安天下無足為者矣○雙峯餅氏曰怒得是便是

天理怒得不是便是人欲。孟子之論大槩要分別大。理人欲於毫釐之間。如同樂獨樂之類。○雲峯胡氏曰。未子嘗以智仁勇三者並言。此勇字亦當連前仁智字並言。仁智中之勇是謂大勇。小勇者不仁不智皆也。不仁者徒逞血氣而於義理之勇必無之。不智者不明義理而於血氣之勇必有之。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樂音洛下同

雪宮離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慶源輔氏曰：離猶別也。別在其所居宮室之外。故曰離宮。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此釋有之一字。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君上之心。此釋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一句。○雲峯胡氏曰：觀集註非但當與賢者共之。

一句便見得樂惠王問賢者亦樂此與齊宣王問賢者亦有此樂兩賢字似同而實有不同。孟子答以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所謂賢者皆指君而言。此則答以有之一字者謂賢者有此樂也。然非特賢者有此樂。凡人皆欲有此樂。人有不得其樂則必有非其上之心矣。是知此樂當與凡人共之。不但當與賢者共之也。如此則兩處賢字不同。又按饒氏謂朱子云賢者亦樂此其辭遜賢者亦有此樂其辭驕。以此觀之語錄謂沼上之對其辭遜雪宮之對其辭驕。傳錄之誤明矣。蓋謂之驕者當以問字言不當以對字言也。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下不安分。扶問反上不恤民皆非理也。慶源輔氏曰：下不知命也。故謂之不安分。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不知義也。故謂之不恤民。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兩軒張氏曰：憂樂不以己而以天下。天理之公也。於是舉景公事。蓋道其國故典以告之。○慶源輔氏曰：君以民之樂為樂，則民亦以君之樂為樂。如是則君以民為體，民以君為心。天下雖大，兆民雖多，其懼忻愉怡，瘁疢疾痛，舉切於吾之身矣。君能體仁如此，則天下之民其將何莠。雖欲無王，不可得也。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朝音潮，故上聲。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邪，余遮反。齊東南境上邑名。觀游也。

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符舒救反，省悉井反。

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音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趙氏曰：巡所守者，自上察下也。述所職者，自下達上也。王十一年一巡狩，諸侯六年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去聲。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為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新安陳氏曰：以上晏子言先王之法，此下言當時之弊。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賄賄胥讓民
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賄反古

今謂晏子時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曰君

行師從左傳定公四年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

先有事被禱於社謂之宜社於是殺牲以血塗鼓擊謂

謂朝會君行師從卿行旅糧謂糗也又丘救反精音

從王百人為旅臣無事焉糧謂糗也又丘救反

之屬賄賄側目貌胥相也讒謗也慝怨惡烏路反也言民

不勝平聲其勞而起怨謗也方逆也命王命也若流如水

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形旬反下文諸侯謂附庸

之國縣邑之長上聲慶源輔氏曰晏子主言齊事而

曲凡上每流歎汪流謂
飲又流行而不知止也

長也王者之命諸侯豈固欲其如此哉不過使之愛養
斯民而已逆王命則虐必及其民矣雙峯饒氏曰師
行而糧食君之行也以師其食也以糧一而字在中間
見得是兩事方命之命是好底命天子之命必是教他
撫國之民今也如此則是逆王命了又曰
為諸侯度指先王言為諸侯憂指時君言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

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平聲

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

反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中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

為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雙峯饒氏曰荒是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之行之

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一者惟在君所行耳行去聲

境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大師
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
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說音悅為去聲樂如字徵陟

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悉非民也興發發倉廩也大
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為民四

曰徵為事禮記樂記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

商屬金金為夫斷臣事也絃用七十二絲次宮如臣次君
者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載芒角也絃用六十甲絲聲居
宮羽之中屬木以其清濁中民之象也徵屬夏夏時正長
萬物皆成形體事亦有體故配事絃用五十四絲羽為水
聚清物之象故為招舞樂也其謀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

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為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

過哉孟子釋之以為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

者也新安陳氏曰上文引援景公晏子事實只末一句
是孟子說○西山真氏曰易之大小畜皆以止為
義凡君之欲者乃所以為愛君也縱君之欲者其得
為愛君乎忠臣之心惟恐其君之有欲奸臣之心惟恐
其君之無欲○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

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

哉南軒張氏曰孟子蓋稱管晏今乃引晏子之言何也
蓋蓋稱者其大法也言與事有可取亦不可沒也亦
見與人為善至公至平之心也○雲峯胡氏曰齊景能
德晏子之說而齊宣不能受孟子之說是可惜也○新
安陳氏曰此章與沼上之對畧相似大意主於不自樂
而與民同樂耳樂民之樂憂民之憂雖平說然憂樂並
反而實相闢憂民之憂者必不暇樂已之樂樂已之樂
者必不知憂民之憂惟先憂以天下而後能樂以天下
也前一截已盡之後不過引一段故實耳不與民同樂
人欲也憂樂以天下天理也遊豫為諸侯度天理也流

漢市河察禁異服諸異言見王制

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

云督矣富人哀此煢獨與平聲擊音奴無姑頌

岐周之舊國也趙氏曰按岐山在漢右扶風美陽縣西北屬岐州岐山縣山之南有周原蓋

舊國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為一井其田九百畝

中畫井字東為九區一區之中為田百畝中百畝為公

田外八百畝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去聲公

田是九分扶問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

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

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

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

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音之稅也澤謂

瀦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問文王治岐關市

周門關市廛皆有隄守山林川澤悉有厲禁何也潛室

陳氏曰文王因民所利而利之乃王道之始成周經制

大備乃王拏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新安陳

祿善善長也不拏惡惡短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使之養其老

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

則尤宜憐恤故必以為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督可也

斃困悴秦辭貌新安陳氏曰正月末章之意云亂至於

二代之法井田之法都鄙用助法鄉遂用貢法此周所以兼

通處耕者九一仕者世祿是士農工商皆有所養惟鰥

惟大日在傷去崔栢生取及疆而寡是無憂者亦可言察也

五字是也

寡孤獨無所告故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稟餼糧于橐子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于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餼音侯橐音託戢詩作輯音集

王自以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餼乾音糧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音餼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民人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鉞音越也爰

於也啓行言往遷于豳悲巾反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是如此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

西山真氏曰人君豈不事諸時之富惟能推此心使斯民亦有餘糧之積可也

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曰公劉來朝走馬逐水澍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之於王何有大音秦

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盡感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縣之篇也古公大王之

危傳中九年晉侯有疾醫和曰是謂血也或疾如血非鬼非人時淫則生肉熱或盡之疾又曰血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故文血與為盡動之也亦為盡在謂之血皆同物也

本號後乃追尊為大王也。實父音甫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去聲也。新安陳氏曰：來朝其來以朝也。古人避狄人之難，聲也。紀事蓋有此例。如書曰：王朝步自周。周公朝率循也。詩反呼五水厓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至于洛。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南軒張氏曰：齊王好貨，對但謂公劉好貨。太王好色而不知實未嘗好也。二君處心平和無一毫物我之私。如曰居者有積倉行者有稟糧。豈惟欲其國富而亦欲其民富也。如曰內無怨女外無曠夫。不惟君有室家而民亦欲其有室家也。好字雖同而所以為好則異。故孟子曰：王如好貨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二君之好天理也。齊王之好入欲也。○新安陳氏曰：孟子之言有因其近而發揮之。以足己意者如公劉好貨本無事實只乃積乃倉一句。太王好色亦無事實只爰及姜女一句。○楊氏曰：孟子與入而已。然欲開導時君意正辭辨。

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擴天而格其非心。過人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鍾鼓苑囿游觀之樂音浴與夫音扶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毫髮而異。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間而剖音剖析於幾音平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音平而實密。其事似易音去而實難。實密事似易而實難。蓋

問

通變儒林傳者人
固年九十餘亦以賢
良徵於孫弘及日而
百國言公孫少裕正
心以言善曲學以阿

不直禁其好勇好色。以若跡且易矣。然必使為公劉
木王之事推己之心。以及民循理而欲。公天下而
不私一己。則其實又甚密。而且難矣。法指孟子之說。事
指公劉木王之事。非孟子據理之極。知言之要。何能辨
析其精微。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
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新安陳氏曰。克己復禮
之端。即謂天理人欲。二
者之間。幾微之際也。○問。孟子答梁惠王問利。直掃除
之。此處却如此引導之何也。朱子曰。此處亦自分義利。
特人自不察耳。○慶源輔氏曰。儲菴園遊觀之樂。與
文好勇好貨好色之心。固天理。情之所不能無者。但
有理與欲。公與私之異耳。故集註舉胡氏天理人欲。同
行異情之說。而辨析之。夫聖賢之與眾人。其於好貨好
色。其行雖同。而其情則異。循理而公。天下者。聖賢之所
以盡其性也。即公劉木王與民共欲之事也。縱欲而私
於一己者。眾人之所以滅其天理也。此即齊王自以為疾
之事也。二者同異。不過毫髮之間。而其終之是非得失。
則其相去。遂有盡性滅天與王絕世之相反。集註言此。
不但贊其理之密正。欲使學者因其言。以反諸身。至誠

體察於所謂毫髮之際。然後力求所以循夫理。而克其
欲耳。○雲峯胡氏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出王峯胡氏
之言。朱子平日深取之。今引以釋此章者。如齊王好色
木王亦好色。是同行也。齊王是行從人欲上去。木王是
行歸天理上來。是異情也。同行則天理人欲之幾。若不
能以髮異情。則天理人欲之判。不啻霄壤矣。凡曲學阿
世者。非逢君之惡。則長君之惡。孟子之言。無非止
君之惡。而誘君於善。無非遏人欲。而存天理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
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此反
託寄也。比及也。棄絕也。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
罷去。上聲。周禮秋官司寇刑官之屬。士師。鄉士。遂士。縣
聲也。士。注。鄉士。掌六鄉之獄。遂士。掌六遂之獄。縣

士掌
鼎錄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治去聲

軍事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

也其憚於自責耶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可知矣慶源

輔氏曰顧左右以釋其愧言他事以亂其辭有護疾忌

醫之心無責已求言之意。雙峯饒氏曰自責下問集

註自為他開兩條路當言此則寡人之罪也這便是自

貴又當言如何可以治人這便是下問齊王亦無服善

之心故顧左右而言他後來因孔距心。趙氏曰言君

之辭則不憚於自責矣然亦取於下問。○趙氏曰言君

臣上下并王與各勤其任無墮許規其職乃安其身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

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世臣累魯水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

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

宜有然所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此謂世臣

昨日所進用之人一且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

況世臣乎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聲上

王意以為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

故今不以其去為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

邪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平聲

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用世臣而尊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非尊尊之常疏者踰戚非親親之常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朱子曰孟子言昔者所進今日不以其告以進賢如不得已蓋於進退之間無所不審非但使致察於去人殺人也慶源輔氏曰先儒皆以如不得已不可不謹雖若可通然如此則將使卑踰尊疏踰戚故之際方致其謹非孟子意也致集注直以如不得已之際皆不可不謹故於下段結之云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至於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又將進其疎遠之賢者而用之至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則又非禮之常尤不可不謹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

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去上聲

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衆所悅者新安陳氏曰若孟子所論鄉原一鄉皆稱原人是也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新安陳氏曰若韓子所論伯夷特立獨行而舉世非之是也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上聲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慶源輔氏曰所謂察之則必因言以察其心考迹以

謂

察其用。如孔子之視所以觀所安。然後能親見其賢否之實。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非徒知之。知之必深。而無所疑。非徒任之。必重。而不可易。至於不才亦不容於幸進矣。○新安陳氏曰。如此方見進賢謹之至。如必不得已而然者。要之用舍之道。參之於衆。而察之於獨。不賢者固去之。勿疑矣。賢者必任之。勿貳。是即君所親信之臣也。此非親信之已。已之私。而實親信之。以國人之公。所謂民之所好好之也。今日為王之親臣。他口託孤寄命。即為國家之世臣矣。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

天命。進人才。天討。一節。皆非入君之所得私也。南軒張氏曰。既

言進退人才之道。復及於不可殺者。蓋如非之於四凶。孔子之於少正卯。天討之施。有不可已者也。曰國人殺之。言

非已殺之。因國人之公心耳。然則其用是人。去是人。亦上吾用之。去之。國人用之。去之也。蓋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國人之公心。即天理之所存。毫私意加於其間。則非天之理矣。○新安陳氏曰。因用舍而及刑殺。亦是孟

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傳去曰。傳大學文。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

之父母。新安陳氏曰。總結上文。用之去之。殺之。三節意。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季對曰。於傳有

之。傳直。變反。

放置也。書曰。成湯放桀于南巢。

曰。臣弑其君可乎。

伊之謀也。桀名。南巢。地名。在江。因以放之。

桀紂天子。湯武諸侯。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紂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

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眾叛親

離不復。反又以為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為

天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

新安陳氏曰。紂罪浮於桀。故下文單說紂。○朱子曰。傷敗彝倫。只是小小傷敗。常理如不以禮食。不親迎之類。若是紂。兄臂踰東家墻。便是絕滅天理。爾書怠勝敬者。滅即賊仁。謂賊之意。欲勝義者。凶即賊義。謂殘之意。賊義是就一事上說。賊仁是就心上說。其實賊義便是賊邦仁底。但分而言之。則如此。○賊仁是將三綱五常天

春前言下獨夫受臣但一獨夫耳。

秩之禮一齊壞了。義隨事制宜。賊義只是於此一事不
是更有他事在。○賊仁者無愛心。而殘忍之謂也。賊義
者無羞惡之心。謂也。○問賊仁是害心之理。賊義是
見於所行處傷其理。曰。以義為見於所行。便是。○子義
外矣。義在內不在外。義所以度事亦是心度之。然此果
何以別蓋賊之罪重。殘之罪輕。仁義皆是心。仁是天理
根本處。賊仁則大倫大法虧滅了。便是殺人底人。一般
義是就一節一事上言。一事上不合宜。便是傷義。似手
足上損傷。一般所傷者小。尚可以補。○慶源韓氏曰。賊
之為害深。殘之為害淺。凶暴淫虐。指發於中者言。顛倒
錯繆。指見於事者言。然發於中者。必見於外。見於事者
實生於心。絕滅天理。則是發於中者。必見於外。見於事者
損害其枝葉。叛天理。不復君之則。理所當然。自臣下言之
備不得已之大變。故集註下文舉王勉之語。所以著萬
世為臣者之大戒。○新安陳氏曰。賊仁賊義。細分之。有
絕本根傷枝葉之殘。○新安陳氏曰。賊仁賊義。細分之。有
賊義者。所以下文只以殘賊之人總言其惡耳。○孟子而
言。雖意在警齊王。然○王勉建安曰。斯言也。惟在下

時人勉者趙東

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亦免

於篡弒之罪也雲峯胡氏曰無孟子之說無以敬言後世之為人臣者然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弒王氏之說未嘗不自孟子中來

尹之志則篡弒王氏之說未嘗不自孟子中來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

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少之則王怒以

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

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

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上聲匠人衆工人也姑且也

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

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音溢

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趙氏曰國語云二十兩為鎰趙岐注集註

因之○東陽許氏曰萬鎰謂璞王之價直萬鎰之金也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

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

國家不如愛玉也雙峯饒氏曰兩箇譬喻是兩意前譬言是說任賢不如任匠後譬是說愛國

不如○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

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去聲是以君臣相

遇自古以為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新安陳氏曰前譬王

欲小用賢者後譬王不專用賢者所以不能用賢皆己之私欲害之庸君必不能行賢者之所學賢者必不肯

從庸君之所好此
遇合所以難也

○齊人伐燕勝之

按史記燕平王噲暗讓國於其相去聲子之而國大亂齊

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史記燕世家

相子之蘇代為齊使於燕以專激燕王以尊子之於是
燕王大信子之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

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
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

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
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

大亂百姓惘恐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諸將
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齊王令人告燕太子

太子因與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
反攻太子平市被死以徇因構難數月死者數萬衆人

惘恐百姓離怨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
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此地之衆以伐燕

上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
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

軍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

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

之何如乘去聲

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形旬序說何

曰萬乘之國非諸侯之制也今燕齊互相侵奪而皆有
之故以萬乘之齊伐萬乘之燕勢均力敵但以五旬而

即舉之若以人力論之不能至於如此之易意有其天
乎不取必有天殃齊王本有利燕之心特託天而遂其

私耳孟子之對則不
歸之天而歸之人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

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

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朱子曰此亦是齊王欲取商以商人不悅而止武王見商人悅已遂取之也直是論其理如此耳慶源輔氏曰文王武王豈有一毫利天下之心哉亦順天命而不敢違焉耳而張子之說為尤嚴所謂間不容髮之際非理明義精德全聖人者孰能處之而無愧哉纔有一毫利心則失之矣然其命之絕否則亦不過察於人情又與孟子之巨實相表裏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

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巳矣簞音丹食音嗣

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為暴虐則民將轉而

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

則天意得矣新安陳氏曰齊王言天命孟子欲其以人

當施仁政無之可取不可取決之以此足矣惟仁可以易暴人避無之虐望齊之仁而歸之齊苟不施仁而益暴得非以暴易暴而益甚之乎蓋敬言之也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千里畏人指齊王也新安陳氏曰七十里為政千里畏人

立兩句為桂文分兩節應之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用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來其蘇。蘇，五音反。後，胡禮反。兩引書，皆商書仲虺許偉反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為暴也。奚為，後我言。湯何為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形旬反則止。變動也。後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此言湯所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箪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累，力追反。拯，救也。係，累。執，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去聲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為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登百君而後去之。

旄，莫報反。或作旄。倪，研莫反。弱，小也。

則猶可及止也

范與者同
僂五稽反

反還也。旌，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者小也。猶尚

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雙峯錄曰：當時只是子
魯王只當誅子魯子之別立君而去，不當取他國。這時

只當定亂定亂者取其亂者而誅之，如湯取一征，不是
全滅其國，取其宗廟遷其重器，是滅其國了。○新安陳

氏曰：此是為書一策如此。區處畧無所利於燕庶幾
鳴誅君用民非富天下之為，則可逆止諸侯之兵矣。

○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

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不法

湯武則是為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其所學以徇之

哉。慶源輔氏曰：范氏發明孟子此意甚好，蓋莫非道也。
而堯舜之道則正道也，莫非師也，而湯武之師則天

討也。集註又益以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其所學以徇之
哉一句，尤為有功於學者。此萬世臣子事君之大法也。

○鄒與魯，閔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

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

如之何則可也。閔胡弄反，勝平
聲，長上聲，下同。

閔，閔聲也。穆公，魯君也。不可勝誅，言人眾不可盡誅也。

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徙，溝壑壯者散而之

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咎。是

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幾上聲，尤音扶。

轉飢餓輾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請君及有司也六過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助而不知恤民故

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新安陳氏

以然者皆君不行仁政之故孟子對紂曰有司所

君言故畧有司而專勉君正本之論也○范氏曰書曰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之說篇有倉廩府庫所以為

民也豐年則歛之凶年則散之恤其飢寒救其疾苦是

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死

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也猶欲歸罪於民豈

不誤哉南軒張氏曰有司視民之死而不救故民視有

政而以民為心民亦將以君為心而親其上死其長矣

此感應之理也會子戒之戒之為之語非特為人上者不

可須史忘檢身者亦當深體之○新安陳氏曰上之愛

民如父母之於子則民之衛上如子弟之衛父兄之愛

知罪焉得反不知之意凜然可畏真深切之論死其長如

避何敢死之謂忘身救上死且下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問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間去

滕國名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斲斯池也

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無已見形旬前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

禮記曲禮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衆謂師衆大夫率師敗則死之制謂命令士死衆或迫以死率死而不可棄君命也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爲去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南軒張氏曰與其望二國自強而立國鑿池築城與日放死以守之是在我所當爲之事爲吾所當爲而已然固國以得民爲本民心不附雖有金城湯池誰與守之使民效死而不忍去非得者守義也使民亦爲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愛民者不能也若夫間於二國而徒欲擇強者而事之以覲一日之安則是僥倖苟免而已○雲峯胡氏曰不守義不能效死而不去不愛民不能使民亦效死而不去○新安氏曰守義守死社稷之義以倡其民也愛民當在平時○城地利也民弗去人和也復致死而守義以信之此守國之正法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言其甚恐如之何則可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偏與通同已而恐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土居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辨與同分地名言大土非以岐下爲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何形反下章

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百世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音扶疆爲善而已矣音扶創造也統緒也言能爲善則如安主雖失其地而其後

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平聲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疆於為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音言人君當竭力於其所當為不可徼幸與僥通於其所難必朱子曰孟子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初無望報之心也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乃為木王避狄而言易大傳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亦豈望報乎○南軒張氏曰所謂為善循天理而不為己私也為善者初不期後世之有王而必有王者理則然也開久大之基為其可繼者而已而不必其成功也若有一期於成功之意則欲速而見利私意一生無復可繼之實矣○雲峯胡氏曰集註兩章皆言不可僥倖大凡僥倖者不為夫理之所當為而徒觀夫意外之得者也前章是守義愛民當盡其在我者而不可僥倖其在人者

此章是勉強為善當盡其在我者而不可僥倖其在天者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季對曰昔者大主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屬音燭

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

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南軒張氏曰木王之言忠厚不迫其遷本以全民不
敢必民之歸而強之徙也曰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此天
地之心真保民之主也民心自不容釋守木王戴其仁
有素矣然木王之非德盛而達權不足與此居三
陽許氏曰木王自邠遷岐民從之如歸市也所謂居三
日成城郭一年成邑三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蓋非獨
邠民近於岐周之民皆歸之也當時西方地近戎狄皆
中間隙之地非封國之疆界故木王得優游遷徙若滕在
中國又介大國之間無可遷之地民雖或從之亦無所
往孟子特舉木王之得民以警文
公爾故下文言效死乃其正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己所能專
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上聲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
去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公羊傳襄公六年
聲

君請擇於斯二者

能如天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

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社稷

○問集註義字當改作經字朱子曰思之誠是蓋義便
近權或可如此或可如彼皆義也經則一定而不易既
對權字須審己量力擇而處之可也慶源輔氏曰遷
主是也守正而俟死者國君死社稷是也亦不能為經則
此二法故併舉以告之然權非大賢以上不能為經則
人皆當勉也故使文公審己量力擇而取其一焉夫木
主之事非文公所能為然則孟子之意固欲文公勉守
其常耳○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
法耳○至其甚恐則以木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

萊昌為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二
正也不書殺萊君者與滅國為重

郭傳曰君身十采之貴也。孟子匹夫之賤也。君何為輕身之貴。以先禮於匹夫之賤者。死乃以重也。為賢乎則

木主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為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為儀秦蘇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問孟子對滕文公二

段皆是無可奈何只得勉之為善之辭想見滕國至弱都主張不起故如此朱子曰勝是必亡無可疑者况王政不是一日行得底事他又界在齊楚之間二國視之如太山之壓雞卵耳若教他粗成次第此二國亦必不來覲也若湯文之興皆在空間之地無人所覲他故日漸盛大若勝則實是難保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不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車

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車之後後踰前登君無見焉公曰諾乘去聲

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車車前喪後喪母踰過也言

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新安陳氏曰平公將見孟子必得之於樂克所以沮於臧

倉後克八見審問不見之故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入見音

樂正子孟子弟子也雙峯饒氏曰樂正是樂官之長也其先世曾作樂官來子孫遂以為

姓樂正裘亦是一人以此見樂正仕於魯三鼎士祭禮

是姓如司馬亦是因官以為姓

五鼎大夫祭禮雙峯饒氏曰五鼎是上之禮持豕魚腊

樂正子見季白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屢父有臧倉者

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

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為去聲沮惡呂反尼女乙下為於虔反

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入使

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

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

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為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上聲關

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為非人力之可及龜山楊氏

遇不遇治亂興衰之所繫夫實為之非人所能也夫何

怨尤之有○范氏曰存孟子可以言天在魯侯不可以

言天賢者在己者有義在天者有命脩其在己而聽其

在天至於人君則當尊用賢德奉行天命不當諉之天

也○慶源輔氏曰章旨之說深得聖賢出處之道樂正

子亦未免以世俗之心窺孟子故孟子以此發之○樂

正命也與孟子此章一同皆取必於天命也喪斯文也

其如子何這是不取必於己言天既欲喪斯文也使人

得與於斯文天命係乎天與於斯文則是一說是天命

乎我是一說是我之命係乎天與於斯文則是一說是天

箇是賢人之言孔子告子景伯是與常人說之也

等得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二





